

■青春岁月

每每打开父亲遗留下的日记本，过去的一幕幕情景，时时会浮现在眼前。文字是生活最好的记录，如果没有父亲的日记，我如何知道我的幼年时光？如何知道父母对我的情感？

那一篇一篇日记是岁月留痕，透过这一道道的痕迹，我看到了幼年时代的我：那个出生只有五斤，被戏称为“板鸭”的我，正遇上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期，买不到牛奶，母亲又没有奶，父亲当时在剧团，居无定所，四处漂泊，无法照顾。因此只得寄养他人，其间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曾被转手了八户人家。然而父亲心中始终放心不下我，日记中留下了许多对“心爱的小良”的惦念。看到这里，我的鼻子酸酸的。后来我稍大了，就被领回了家，而母亲也从东山调到陆慕任教，离家近了一点，因此我就开始随母亲生活，而父亲来看我的时候，我却像遇到陌生人似的，此时父亲的心感到酸酸的。小时候由于先天不足，我的体质较差，而且脸上少有笑容，而父亲每当看到我长胖了一点，或者看到我脸上露出笑容时，心中就感到欣慰。

我对幼年生活的记忆非常淡



父亲的日记本

□唐亮 文/图

薄，而父亲留下的文字勾画出了一个幼小的我，一个孤独、不太言语的孩子。此时，由父亲的日记也激起了我记忆中的星星点点：我会拿着钉子把奶锅底钉出一个个的洞；我会把父亲养的金鱼折腾到死为止……无疑这是一个孤僻孩子的心理状态。因此长大后的我，沉湎于孤独的世界中，却又渴望着得到爱。

虽然我的人生中并没有感受到多少父爱，但我从父亲的日记中，真正认识了父亲的心。父亲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爱的人，而只



有通过文字，才流露出他的真情。这一点我和父亲的特性似乎是相通的。

母亲说，我现在越来越像父亲了，连声音都像，的确，我也是这样觉得的，也许这就是生命基因延续的结果。然而，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，人生的经历、人生的道路也会不同，但是我相信人的本性是相同的。我觉得人生的关系就是爱的关系，父子之间、夫妻之间是这样，朋友之间，甚至人与人之间也应该是这样的。

■图片故事

六旬爹“顺风”觅佳婿

□王惊 文/图

30岁以前，身为独生女的我，是爸妈的掌上宝、心肝肉。但是一过30岁，我就像苏联解体时期的卢布，一夜贬值，沦为他们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冤啊，这一切，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找到对象。

偏偏我又是有点二还不识相的人，嫁不出去也好，依旧没心没肺乐呵呵地赖在父母家，早上为面条该放酸菜肉丝还是榨菜肉丝的臊子和妈妈吵架，晚上7点还在爸爸看新闻的专属时间和他抢遥控器。结果呢，报应不是没到，是时候未到。

那天我还在床上和被子依依不舍，我妈突然跑过来说，快起床，你车钥匙被你爸没收了。我穿着秋裤毫无形象跑到客厅和在看报纸的爸爸理论半小时，最后被告知，即日起他负责接送我上下班。

我已经30岁了，还要被年满六旬的老爸负责接送上下班。够无厘头。还被勒令不许坐副驾驶，只能坐后座。

随后我才发现，我爸身为一个党员，共和国的退休干部，竟然“丧心病狂”到每天接送我上下班并承接滴滴顺风车业务。而且，他每天都只挑选一个年轻男性同行，并留出副驾驶座位给人家，以便上车就观察手上有无婚戒。一

旦有机会，便会与人搭讪顺带推销坐在后排耷拉着头的我。

人间百态，尽在顺风。我被我爸摞在后排推销了一个月，主子没找着，还见多了各路“神人”。有看笑话的，有避之不及仿若我是一袋老鼠药的，也有不知所措一脸茫然的……更有最后把我爸变作“知心大爷”，听他讲述失恋故事的。

有一天我们又照旧拉了一个年轻男性顾客，我爸发现人家手指光秃秃的，立马“谄媚”地想要搭讪。但此顾客一直在打电话，好不容易见缝插针，他果然被这“顺风”车上的活人征婚广告吓得一脸懵圈。

但接下来我爸竟似上演苦肉计，忽然手捂胸口表情痛苦，一副不收了我闺女我就起不起来的架势，我也彻底懵圈了。原来我爸真病了。还是“顺风男”冷静，连忙带着我送老爸去医院，帮忙挂号检查等等，未了，我说，你是中国好乘客。他说，你爸爸才是中国好爸爸。

八个月后，我如老爸所愿与他顺风觅得的“佳婿”结婚。婚礼上，司仪玩默契大挑战的游戏，问了我们的媒人是谁。没默契的本性马上显露，一人答爸爸一人答顺风车。自此，岳父和女婿的梁子也算是结下了。



■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

怀念我的父亲

□朱冀珍/口述 刘欣欣/整理

我的父亲朱道森，1912年8月出生于江西省于都县仙下乡龙溪村，父亲出生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他6岁的时候，我的祖母就去世了。1931年4月，18岁的父亲参加了赣南游击队，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同年8月，父亲被正式编入红22军特务连，10月，因为表现突出，19岁的父亲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在中央苏区第五次“反围剿”斗争失败后，1934年10月，时任中央红军总部副排长的父亲，离开了家乡，跟随中央红军（红一方面军）开始了历时一年、途经十一省、行程两万五千里的艰苦卓绝的长征。

因为奶奶去世得早，父亲又是独生子，参加红军之前，一直与我爷爷一起生活，相依为命。然而，自从父亲踏上长征的征途开始，爷俩儿就天各一方、音讯全无。

全国解放后，1952年，经组织上批准，父亲带着警卫员回江西于都老家去接爷爷。万万没有想到，长征一别，竟是永隔！我

■家庭相册

心账

□章中林 文/图

父亲上过干校，后来因为学校关停，才回了家。他们那个年代，父亲这样的就算是一个文化人了。因此，父亲回乡之后，就在生产队里当起了会计。我小时候，经常挤到父亲的办公桌上做作业或者看着他做账。

父亲做账的时候，很是认真。什么收入账，什么支出账，什么工分，什么提留，每一笔都记得详详细细，一丝不苟。他记工分的时候，都是先到田地里用一个练习本子记，回家再工整地誊到账本上。这一笔账有什么必要记上两次呢，直接带着账本跑就是了。对于母亲这样的唠叨，父亲有他自己的看法，他说这涉及家家户头的一年收入，马虎不得。

父亲这样做的好处，在一次争议声中得到了印证。那天，和春对父亲起新的排水沟的账有质疑。她跑到队长那里去吵，说是父亲把母亲多记了几个工，而把自己的记少了。父亲也不争辩，拿出练习本，让她自己点。她点着点着，没有了声音，因为父亲不只是记了账，还有负责的人在后面的签字。这样一来，父亲想做假也做不了假。

我对父亲面对着和春的好脾气有些不满。别人都把脚踢到了你的脸上，你还仰着脸对人笑。“做人行得正，还怕影子斜吗？她知道自己诬赖了我，心里本来就过意不去，我有什么必要再加一把火呢？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”父亲说的虽然在理，但是这样的做法，我还是觉得有些窝囊。

包产到户之后，生产队里的会计都回家了，父亲也就开始安心种自己的责任田。只是队里还



有一片湖，每年的承包款都是父亲一手管理着。听父亲说，这钱积攒起来是为了修门口被水冲毁的机耕路的。

但是，这积累的资金却遭到一些人的觊觎。他们跑到我家的门前，吵着闹着要把承包款分了。私下里，我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，说是我家在盖新房时，钱被父亲挪用了。会不会是真的？我感到担忧和恐慌。我家那时刚盖起了六开间的红砖瓦房——宽敞、明亮、气派。这可是队里的第一家呢，怎么不让人眼红？

“钱不能分。再攒上两年，机耕路就可以修了。到时候，我们去镇上就不用再绕道了。”父亲面对着气势汹汹的他们，一口回绝了他们，“你们的目我我明白，队里的钱我没有动一分。”说完，父亲进屋拿出来一个报纸裹着的东西来。他解开橡皮筋，把报纸打开。“钱在这里。三年租金900块，谁来点一下。”

现在，天天听着父亲念叨自己当会计的往事，我恍然明白，他是希望我记住：做人什么时候都应该把身子站正了，凭本事吃饭，这样走到哪里都不怕。



什么不让我过去？”父亲说：“你猜？”母亲说：“我哪猜得着？”父亲说：“是毛主席！”母亲说：“毛主席来了，你不告诉我，还不让我向毛主席问个好？”父亲严肃地说：“这是国家机密，为了主席的安全，谁也不能告诉，也不能让无关的人靠近。不过现在可以跟你说了。”

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总是忙于工作，小的时候，每当父亲忙完工作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已经进入了甜甜的梦乡。虽然经常见不到父亲，但我知道他是为了国家，为了我们的小家在辛苦奋斗着。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，在纪念世界战争史上伟大奇迹的时刻，我们更加怀念父亲。

父亲一生经历了大小战斗无数，多次负伤，直至去世时，身上还有尚未取出的弹片。但父亲从来不和我们的战斗经历和负伤经过。现在，我们理解，父亲之所以不和我们讲过去的事情，是不想以自己的革命经历、功劳居功自傲，作为资本去谋取个人利益，更不想以此作为炫耀的谈资去贪图虚荣。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44年了。他虽然走了，但他为人正直、和蔼可亲、平易近人的作风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。他那种信念坚定、一往无前、不怕困难、不怕牺牲、无私无畏、实事求是的长征精神和光荣传统，永远激励着我们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